

八

編

類

纂

入編類集卷之二百六十八

左編

亂類

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攜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之，約貞節等並爲兄弟，得依其家。乃具姓安。及長，伎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

考

新李廷綱  
神異期書

詩左右冠  
瀛海山經  
山海經

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釋之與史思明俱爲援  
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十人守珪異  
之稍益其兵有討輒赴拔爲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  
不敢飽因養爲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  
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  
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者  
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  
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  
四府經略使三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  
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

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  
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暴於是兩蕃賊祿山起軍擊契  
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于北郡其  
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爲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  
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  
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輒卒亂天下林  
甫啓之也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  
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  
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  
寵祿山請爲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

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鈺及夫人約爲兄弟。錄是祿山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擊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欲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

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  
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  
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  
太子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  
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  
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  
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驛  
駝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  
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  
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暹備

平列署幕府以高尚典青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高邈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絲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獸以蠱帝心而人不聊日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

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  
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  
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  
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墨勅召宰相宴是日  
帝將擊球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  
馳賜詔上谷郡五鎰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  
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  
爲太僕射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  
兵討契丹告笑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笑爲  
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



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困矣乃勅人持一繩盡欲縛契丹盡東行一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塞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

待布思因  
人力何雄

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  
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  
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  
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  
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愈偃肆太子及  
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  
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  
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  
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  
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

爲開鹿脯在養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  
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  
亭以餞并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  
門輕纜循流下萬夫挽絙而助日三百里旣總開牧  
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  
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山使副將何千  
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  
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竟從  
祿山之請他日國忠元素曰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  
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

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未幾璆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都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勒自信。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母內駟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

向不信

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賜牒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曆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逸、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令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使賈循主雷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對，謂曰：吾憂國。

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歿。榮義郡主亦歿。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賊遣高邈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翹。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慰撫。皆釋俘囚。爲戰。故其下樂輸歿。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旣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

李幼欽說  
此路極險  
四千年秋  
此路極險  
國中道索  
有益也

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邀爲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颯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勦賊。令高秀巖以三萬兵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圍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略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買備以兵二萬入海。絕海救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挺持。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擒。日不絕。北庭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誅之。楊

張

忠曰反者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  
詣行在上以爲然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挽弓  
福劔繁乃發左藏庫大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  
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講詣東京開府庫募  
驍勇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  
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以郭子儀  
爲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雷等  
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  
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  
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

卷一百一十五



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榮陽，敗封常清、靈昌及陳雷，殺裴介然，又殺棗陽太守崔無誡，制發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灰之。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闈，尊雄銳情。

僭號故兵久不西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陳子太  
守吳王祗起兵討賊以永王璿爲山南節度使賴王  
叔爲劍南節度使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  
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  
與姊媿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  
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于  
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  
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  
誠齎勅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  
歟則宜矣謂我盜滅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

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  
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六萬以討祿山  
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行軍司馬蕃將火  
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  
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  
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  
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鬪志祿山之至葉城也  
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  
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  
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借西軍杲卿歸途

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  
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  
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  
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  
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  
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  
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  
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  
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井力齊進傳檄趙  
魏斷燕薊要膺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柰光弼兵

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是奉所將多圍練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波、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郝城人馬。燧說備曰：祿山負恩悻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勣咨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

燧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畧，會南濟太守李隨、真源令張巡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著拜百官。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遵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雷。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段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

起兵繞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果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果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果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果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尚之。二人比然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府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

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屯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



錄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李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強。與光弼戰於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遣孫孝哲西攻長安，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昕薦來瑱爲潁川。

不知此實  
如陸忠何  
以成之也

疑論中  
人生之  
言

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  
上然之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  
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  
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  
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  
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  
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匿光遠  
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  
楊國忠卽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  
路雷高力士撲滅之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伏誅。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  
爲御史中丞。克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  
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  
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  
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  
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  
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侯與  
李輔國執韋諤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  
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

國忠不秋  
太子益國

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免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皆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旣留未知所適建寧王

侯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夫使將吏歲時致啓。侯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虛。裴冕表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收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地。以崔圓同平章事。圓奉表迎車駕。且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以爲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其心。以祭安慶宗。

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雷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垼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勾剝苛急，百姓愈騷。西脅沂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旣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

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雷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雷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

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  
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  
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卽位於靈武尊帝  
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  
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  
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  
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  
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梯性巧慧  
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梯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  
寇非婦人所能良梯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



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  
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  
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璿。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  
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閩。惟憐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  
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麻山  
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繪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  
英。又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  
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  
況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  
而臣子宴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

方武可以  
印化記命  
亦可證也

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自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請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厲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此？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

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回絕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進明遣叅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漢而上至羊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葉城祿山取長安樂

工。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  
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上。  
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  
禮。之。子。承。察。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  
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論。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  
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  
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爲。誥。表。疏。稱。太。上。皇。軍。  
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  
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  
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

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策。羣臣  
因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  
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  
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  
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  
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瑄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  
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永王璘反。上  
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葛邏支將兵  
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  
龐堅。殺之。虜性肆爲殘虐。諸大將欲有吞決。皆囚嚴

莊以見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  
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  
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闕里  
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帳下李猪兒  
者本降豎幼事祿山甚謹使爲閹人愈親信祿山腹  
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  
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旣叛不能無恚懼  
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  
或或箠掠訶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遺笞故  
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

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  
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減親乎自古  
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  
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成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  
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劄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  
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  
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腹潰于牀卽歿年五十餘  
已以鴆屬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太子又矯  
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襲僞位改載初  
元年卽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

鼎、華見素言於帝曰：鼎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歿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鼎，金忌火，行當火位，鼎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於其月，又於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歿？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鼎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五金本同，未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歿，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



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爲安東都護王伉志所醜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使不達，不過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借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炆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

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  
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昞扼  
其衝要，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  
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  
從。張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笑，素畏回紇。  
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  
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  
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  
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  
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

山設伏，按軍北掩，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主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縲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雷殺賊將，齊、秦、魏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擒。」

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越，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疾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洺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洺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都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是能元皓以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刺史王曠其州刺史宗文寬。

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兵攻陷之戮於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歌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自禪杖等數數爲國同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塘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亾去希德素得士舉兵恨歎慶緒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

懷悍少恩士不附。是時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西京。崔器呂誣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准律皆處死。李峴以爲賊陷西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垠。从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若不能活均垣，或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毋為汝長流，領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項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籓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置左右納武軍，取元從子弟，克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渡河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既

戰王師爲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于儀引軍  
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  
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  
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五周  
次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日以食米斗錢  
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墮牆取麥積濯糞取  
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  
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  
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  
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饟尚十餘萬石，召孝哲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乎？」通儒尚泐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涕洟，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掾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日，周萬至，萬至進曰：「慶

緒爲君矣。宐賜歿，乃并四弟益之，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贖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謚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類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

八編類纂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table or text.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躁健諳狡，與安祿山共鄉里。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擒賊，通六番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矣，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知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遲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

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鎮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罪，詔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為盜，請備之。」主將師迎，擣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用。

計而歿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  
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  
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則諭承恩。故承恩遂  
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  
饒陽李系。自燔歿。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惟剽淫奪人  
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  
地。壯齋負老嬰則殺之。麻山爲署范陽節度使。始麾  
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阿止二千。旣數勝兵。最强  
以精卒五萬。昇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  
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

八  
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  
部將章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  
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爲賊使者  
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尤弼回守且十  
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媯川郡  
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  
阜然思明見富強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  
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  
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詣思明議事且  
其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詔動賊請問曰昔祿山

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土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咸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衙官賈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



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已令幃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

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卽付鐵券，不了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歎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道，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

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  
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  
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  
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  
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  
爾事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  
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再圖反縱，延旬月  
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  
使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  
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

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鶩爲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卽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爲懷王，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

光緒庚子  
未可示  
洪家之書

萬志自胡良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敘冀濮州刺史董秦等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卽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貨二釐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缸擊兗鄆薛萼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安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安思明大怒召

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義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耶？據鞍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卽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

林叱咤，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匿，優相謂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匿。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縊死。思明以輓裹尸，橐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

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醜過之養帳  
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訂曰聞上欲以爲皇太  
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尚謂然趨帳下出治裝  
貢使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  
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  
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  
城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  
史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  
李懷仙爲幽州節度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  
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



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  
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  
郭英又殿入自鼉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畱  
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  
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  
吾大將軍薛景仙曰吾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爲椎鋒  
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  
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畱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  
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  
陳畱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

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廷鄭汝閭，井至無烟。方泐寒，人皆連紙褙書爲裳，褊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掎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旣戰，面卻。王師逐之，爭貨寶，賊引奇兵繞。

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  
閱四旬賊入戰入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  
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  
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承嗣集諸將曰吾  
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冢墓焚人  
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貴  
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  
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以往修今是轉危卽安矣  
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  
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

及妻孺詣場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經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千，官帝曰：『是皆良家子，脇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唐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再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鬪，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渡山，殺七十騎，擒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敗其衆。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

懷恩與燉煌王承宋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帝，得四千人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中，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旣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塞關，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等，致麾下。王

聖失機

此等功蹟  
決不可薄

不在能容  
且為四本  
養忠勇之  
素此所以

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封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以違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升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

副從光弼守河陽。及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鬪，將兵每深入。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燾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却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為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闐可汗，又為少子請昏，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



懷恩於見  
可汗一事  
不察其情  
其人豈好  
稱反者

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實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葉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因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卽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練賊左兩軍舉旗爲應表裏夾擊之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

援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擡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鎮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噐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蹂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場濟師，登岸薄

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薛嵩、李實、臣舉州衛  
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  
三萬拒塲於臨清。賊氣盛，塲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  
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塲卷  
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屍蔽  
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  
廷玉、克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  
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偽黨敬崇。朝義懼，率殘衆奔幽  
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懷恩與諸  
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

以非拒非  
上道亦可  
兩止

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  
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  
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  
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朝廷有人亦可以理止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  
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  
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旣父子新  
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各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  
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裨  
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

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  
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通懷恩。升堂拜母。母  
曰。若與我兒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  
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爲纏頭  
絲。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右匿其馬。  
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歸。具  
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  
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  
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瑒與一子五品官。賜  
錢券。以名藏太廟。畫像。焚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

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強固不肯爲  
譏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  
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  
克滅強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  
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  
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  
間幾至毀家陛下卽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  
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竟反幹朽骨  
再肉前日回紇人塞土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  
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  
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樓  
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邠州休息士  
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爲飛謗以  
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  
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  
者同羅背逆以驩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  
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子玠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  
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狼帝一不爲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卽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  
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反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  
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  
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  
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  
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  
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  
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卽宮京邑懷  
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  
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於和。責其緩。輟之。衆怒。是日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捉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定靈武。稍稍引兵。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

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今反爲人致死於我。」人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還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

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陁所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過，醜臯搖奉天，任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羗渾奴刺自西道畧盤屋，趨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屍以葬，部將張詠、徐琳、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

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  
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  
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  
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  
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  
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  
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  
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  
以平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  
紇云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戡河北有勞。及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因署偏裨。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子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希烈素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與大將丁鬻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加希烈周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

藩垣雖擢  
歷代而中  
實能用人  
人奉制悅  
聖若代宗  
之用李承  
李承用矣

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  
徵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  
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已有上乃思承  
言時乘為河中尹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  
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解力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  
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畧闔境所有而去承  
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  
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  
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魯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  
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勉與謀共襲汴

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  
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  
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  
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滔等與  
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  
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因弊聞  
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  
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興王。建中  
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  
李元平。元平本河南判官，疎傲好論兵，中書侍郎關



播奇之薦於上。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募者內應縛元平馳去。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圖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嶠澠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說，詔太子太師顏真卿宣諭。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

卿口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來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上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邾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沮曜輸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鄆州則武關梗絕貢獻商旅皆不通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

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列  
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  
下急攻蔡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  
援蘄州表伊慎爲刺史王鏐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  
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  
李勉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  
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使使玠  
愔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驟軍三千  
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愔及其黨詔贈曾等官始韋  
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

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魯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魯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以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誠。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

以五品官人心始搖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准  
西招討使哥舒曜爲之副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  
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滄澗時李勉遣漢臣  
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  
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  
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  
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  
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  
至伊關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  
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希烈不取  
之計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爲亂。上西狩奉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愈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

源李成風  
羅兵詐其

貽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  
度使韓泚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  
所繕館第數十修塙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  
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  
泚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  
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游以爲賊據長安未  
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殺之佶懼匿妻子  
於菜牘中急濟江少游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  
千少游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泚  
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聞

可拔數萬  
甲兵

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  
荆襄趣武關舉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  
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  
輜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  
國號曰漢改元天皇帝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  
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  
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李元平  
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以  
安州爲南關遣其將楊峯齋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  
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布少游聞之駭



少謀不滿  
欲建封曹  
王亦必又  
地雄鎮

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  
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  
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  
建封遣將守霍丘秩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  
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  
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  
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成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  
級包佶乃得前先是包佶泝江至鄂州以表納蠟丸  
奏陳少游奪賦事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  
時禍難煽急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佶之

也

財防他盜耳。庸何錫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者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

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率衆歸國。以

澄爲汴滑節度使。劉洽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趨汴。至城北。惟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薛珏爲汴州刺史。諸道與淮西連接。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

別將寇鄴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且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叅軍竇良女美。強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娼媼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多。終必敗。云何。仙奇由是而悟。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舍桃者。竇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九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謀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潯。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屍希

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俄爲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實亦死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

謝遣酒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泚之來，酒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酒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揚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寵。代李抱玉爲隴西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鎮

鳳翔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  
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  
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  
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  
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  
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脯臨給軍  
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興泚懷光欲避別  
將韓游瓌曰戎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于虜  
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  
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楮駭面爲異



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  
是涇人德之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  
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  
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  
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  
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  
救曜過關下師次涇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  
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  
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篋  
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

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  
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  
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貴滅族事衆劫令  
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墮通化門殺使者  
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  
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  
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  
肆私取備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繞  
數下普王前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  
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

飯數七而去。賊已嚴扃諸門。士人羸衣冒出。宰相盧杞關播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帥。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可共取富貴。謀而進。掠空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道路更無掠居。

人嚴兵自保，賊無所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綱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鼓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含前殿總六軍，光祿卿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引符命勸之僭逆，勸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

亾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畧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潰歸於泚泚謀反遂定因畧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卽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拜令言關內副元

帥忠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  
遂爲太子以酒爲奠王大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  
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屍哭盡哀  
結蒲爲首以葬之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  
用三品葬焉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  
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  
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兵鬪射日月殺之泚  
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  
自將偏奉天忠臣留守於是瑊率韓游瓌禦泚大敗  
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舍爲樓車百尺

下規城中，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此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口進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  
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  
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幟重於城下從官相視  
失色會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  
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  
城忠臣兵數劬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  
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  
具矢石四集如雨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籍  
人心危懼或夜縋出撥蔬衣供御帝與賊相泣造雲  
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瓊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



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墜  
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  
下募突將死士當賊授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  
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  
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  
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  
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  
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擐去被血而戰愈勵  
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然賊負  
其衆遂作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

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  
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二帝亦太息  
歔歔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敗賊  
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  
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上  
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  
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  
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  
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及詔諸道援  
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

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  
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  
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  
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  
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  
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  
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  
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城，帝卒不  
詰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  
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令士馳入曰：

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宮。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奉。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諺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或語泚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泚懼。令金吾布土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廡。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

與亦利

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歛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宐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安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初，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迺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

蕭髮家幸  
分官又增  
一按注

復以已之腥臊污漫賢者乎歔歔而返。迺聞上幸山  
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  
琳從上至。蓋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  
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  
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  
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  
上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  
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  
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口暮兩軍退。希倩  
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

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壩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僞宰相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備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

不可制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灊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守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決反泚知懷光反明日卽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



賊泚卽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寢強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李希倩賊棄門哭保曰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姚令言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

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鑿擲節焗中曰歸汝  
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  
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鑿曰公  
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鑿  
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  
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  
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  
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等共斬泚使宋膺  
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  
翔皆斬首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

大雨泚欲廢變鳩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尺牘  
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